



白话本草纲目拾遗

原著：〔清〕赵学敏

主编：漆 浩 张瑞贤

译著：本书译著组

学苑出版社

白话本草纲目拾遗

原 著：〔清〕赵学敏

主 编：漆浩 张瑞贤

副主编：刘宏伟 王滨生 刘硕

译 著：本书译著组

学 苑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白话本草纲目拾遗

原 著: [清] 赵学敏

主 编: 漆 浩 张瑞贤

副 主 编: 刘宏伟 王滨生 刘 硕

译 著: 本书译著组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6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印 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23.625

版 次: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77-0943-4/R·148

本册定价: 41.60 元 (平装) 49.40 元 (精装)

57.20 元 (豪华装)

主 编：漆浩 张瑞贤

副主编：刘宏伟 王滨生 刘硕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滨生	齐文升	古云霞	先 静	刘 硕
刘晓西	刘宏伟	师明朗	何希荣	陈天顺
周兰坤	杨秀娟	秦 昭	张瑞贤	常亚林
谭永东	舒晓奋	漆 浩	周 荣	胡玉玲

本草纲目拾遗小序

有客人问我说：“听说你有本名叫《本草纲目拾遗》的著作，是吗？”我说：“是的。”客人说：“李时珍广博地搜集了历代各种书籍，他追究、考察各种文献，从经史子集以至小说野史，无不详细采集，从而汇成一家之言。而且当时李时珍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请教世上众多医师和百姓，全面收集了边远偏僻地域的物产，探寻险峻山林的花草。如《癸辛杂识》所载的‘押不芦’，《辍耕录》所载的‘木乃伊’，李时珍也都收取了，哪还有什么遗漏要拾取呢？我看你所做的，简直可以当作骈疣上的赘物，多此一举的了。”我回答说：“是的。不过呢，李时珍的书确实是很广博了，但动植物的生长、生活时间一长，那么某种类也就越来越繁杂，一般人习惯上都喜欢奇异的东西，所以对珍贵稀奇的东西要全面搜集。因此，了藤、陈药在《神农本草经》里见不到，吉利、寄奴也是流传在后世。禽虫类药物在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基本比较完备了，汤液药酒类药物又有王好古《汤液本草》加以补充，如果没有继承的人，那么谁还能使本草的效用这么宏广呢？譬如，石斛是一种药物，但现在出产在霍山（今安徽省霍山县境内）的则形状小而且味道甜；白术是一种药物，但现在出产在潜（今四川省境内的渠江）的则根部斑驳而且药力大。这些都是最近时期内物产变化的结果，这时候如果不写出来，过此以往就没有人能辨识这些药物了，那么这又和《百粤记》中所载粤产元黄基治疗肿毒，《孙公谈圃》中所载用水梅花治疗痢疾有什么区别呢？后世连这些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去辨别它的颜色和味道呢？况且烟草一药也是张景岳详加论述，燕窝一药也是张石顽加以修订的，读过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一书，就可以明白其‘简误’部分实在是李时珍有很大贡献的，这样说来，我作《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又何必顾虑会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呢！”客人回答说：“不错。”于是，就让我把这些言语写在书的前面作为序言。

乾隆乙酉（1765年）八月，钱塘（今杭州）赵学敏（字恕轩）写于双砚草堂。

正 误

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在各条目下，《神农本草经》有记载者，先引述《神农本草经》的原文，然后再列出其他书中有关的论述。但在土部有石碱一条，即列出作了补遗，实际上《神农本草经》有卤碱的专条，却没有引用。据《本经逢原》说：“卤碱就是石碱。”

张石顽说：“《神农本草经》所论述的朴消、消石的内容，后人把它们相互弄错乱了。”人体的五脏积热等病症，是由于热邪坚固地积结所引起，并不是消石所能够涤荡消除的；而消化七十二种结石，又哪里是朴消所能胜任的？这两个条文一直相互错乱，并且在消石的“发明”项下，引用了《土宿本草》所记载的消石能消化七十二种结石的说法，认为《名医别录》将这段文字列在朴消下是错误的，那又为什么对《神农本草经》却依然任它颠倒错乱呢。

硃砂有二种：一种是盐硃，出产在我国西部青海一带，它的形状像盐块，遇见潮湿就化成水或消融漏失了。一种是番硃，出产在我国西藏地区，有五种颜色，其中以大红色的质量最好，它的质地像石头，没有一点盐碱味。李时珍所引用的，都是盐硃。真正的藏硃能使血肉化成水，即便是经过锻炼炮制也不能服用。

山慈姑，处州地方的人认为开白花的质量好，它的形状和石蒜特别相似。李时珍在山慈姑集解下注释说十一月长出叶子，二月枯萎后，就生芽开花，它的花有红、黄、白三种颜色。在石蒜集解下注释说：“春天开始的时候长叶，七月苗叶枯萎，生芽开花呈红色。还有一种，四、五月间花芽开花，花呈黄白色。”我过去住在平湖的仙塘寺内，沈道人从遂安地区带回一盆仙慈姑花来，我亲自见过，它的花是白色的，和石蒜花一模一样。据说，那里的当地人说山慈姑没有开红花和黄花的，它的花在三月里开。而张石顽《本经逢原》在慈姑下注释说：“在九月开花。那他是将石蒜误认作山慈姑了。李时珍在山慈姑一条下附列了一首验方，是引用孙天仁《集效方》中的方子，方子用红灯笼草，就是红姑娘草，专治咽喉口齿的疾病，也就是李时珍所收录的酸浆草，却没有列在那里而列在这里了，可能是由于山慈姑又有鬼灯檠的别名而弄错了。”山慈姑虽然有解毒作用，但它的药性不入咽喉口齿，怎么能和治咽喉口齿疾病的药物相混呢？又引用一首《奇效方》的验方治疗风疾，药用金灯花根，实际上石蒜也叫金灯花。山慈姑根吃了以后是不能催吐的，石蒜吃了以后才能让人呕吐，那么《奇效方》所用的是石蒜，而并不是山慈姑。这样李时珍已经有两处错误了。

草药中有一种叫金锁匙的，俗称金锁银开，是藤本蔓延生长的一种小草。当地人用这种药治疗喉部病症效果特别好。又叫马蹄草，但不是马蹄细辛；马蹄细辛就是杜衡。李时珍在杜衡条下列有附方，引用了《急救方》中的金锁匙，错认作为杜衡了。

兰草有好几种，李时珍《本草纲目》虽有纠正错误的内容，但还没有分辨清楚；他对兰草名称的解释也多是混淆不清，在此都给他加以注释。泽兰，也就是现在人们称作奶孩儿的药物。这种草枝茎是方的，花呈紫色，根和枝都有香味。各户人家常种植这种草药，一些妇女在夏天常把这种草药插在头发上，作为药物用。其药性入血分。省头草的叶子细碎像瓦松一样，开黄花，稍微有点香味，生长在江河或水塘的沙岸旁边，夏天当地人采集后拿到市场上去贩卖，妇女也买来簪在头发上，说是可以消除油垢，没有看见谁拿它当药用。还有一种

叫香草，叶子像薄荷但小一些，它的香味也和薄荷完全不一样，五六月间住户人家买它来煎煮黄鱼用，说是可以除腥味，代替葱来使用，实际上之就是所谓罗勒。还有一种叫孩儿菊，叶子像山马兰一样，但要长一些，近来医生多拿这些药当泽兰用，作为药物使用的时候说是可以治疗血症。以上这四种都是香草，其中只有奶儿草的香味最大。李时珍《本草纲目》在兰草释名的下面，大概其他把省头草和孩儿菊混合在一起，算作一类药物，分别的很不清楚。到了兰草集解一项时，从他所描述的形状看，又是把孩儿菊作为泽兰了，而在附方中又把省头草看作兰草，这都是不正确的。李时珍又把罗勒放在草部，说它就是兰香，但张璐《本经逢原》说罗勒和兰香是不一样的，张璐是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当地人的习惯是一日三餐都用香草，所以他的说法想必是有根据的，是可以听从的。

大凡药物有的是自然生长的，有的是人工制造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在遇到有人工制造的药物时，都记述了其制造方法，也可以说是采取广博，毫无遗漏了，但唯独在草乌条附列了射罔，而且已经列出了它的主治作用，却没有记载它的制造方法，仅仅是在集解下引用了《大明本草》的一种说法，但又不详细，因此我对它加以考证补充，以此来成全李时珍的一番苦心吧。按照《白猿经》中记载的制造射罔膏的方法是：用新鲜的草乌一二斗，先用清水洗去泥土，盛在箩筐中，然后用脚反复碾踩，去掉外面的一层黑皮，直到露出黑边的白肉为止，然后捣碎，用白布过滤出榨出来的药汁，直到滤干净为止，把药渣丢掉，用陶瓷盆盛药汁，盆底下沉淀的粉泥样的东西也去掉不用，直到滤出澄清的药汁为止。如果有十碗，先把四碗倒入锅中，煎沸后就会起沫，然后用竹片将药沫刮去，再倒回瓷盆里，然后将剩余的没煎过的六碗生药汁倒进熟药汁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在屋外不要遮盖，晾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把滤出的澄清药汁分别倒入碗内，滤剩下的药渣去掉不要，根据药汁的多少，用相应的碗盛，放到太阳光下，晒到中午时分，再滤一遍，去掉沉淀的药渣，接着晒到傍晚，倒出上面的澄清汁，用薄棉纸铺垫在一个罩内，再过滤一遍，去掉药渣，第二天和第三天都和上述晒法一样，每天晒的时候，用一条竹片从碗底沿着一个方向搅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致使药汁上边热下边凉。到第四日傍晚，过滤出的浓稠药汁也留下，不要丢掉，放在另一个碗内，在外边晾一晚上，倒出澄清汁，底下沉淀的板硬浓稠的东西去掉不用。第五天，把这一碗药汁倒前边的药汁中一起晒，晒到第六至七天的时候，各碗中的药汁逐渐减少了，然后根据药汁的多少，去掉剩余的碗，合并到几个碗里。再晒的时候，细看碗口上起小黑沙点，药汁的表面像结了冰一样，上面有彩色的云雾的样子，药汁的颜色黑红，像香油一样，这时就把各碗中的药汁合并倒入瓷盆里，放到清洁的地方，阴晾四五天，然后用砖砌一个炉子，炉子高二尺，内径的大小以能放入药盆为准，将盆放进炉子里面，药盆离地面一尺五寸高，用木棍架起来，药盆离炉子的上边也空有五寸，用布类的东西盖在药盆上，不至于使烟气从炉子和药盆的间隙中透出来，然后挖取一个走火的门道像鹅蛋一样大小，使火苗从地上冒起，可高达三寸，外边再烧上十几块炭火和一种俗称为“糠漆”的干树枝，再放些皂角和花椒一起熏烟，让烟火进入火门内来熏烤药盆，至药汁沸后，当药汁表层上像结成一层冰的时候，那是到火候了，药汁熏烤至两个小时左右，一般药汁表层结成的冰样东西就很厚了，当再次看到药汁表层结成的冰样药很厚时，就熄灭火，取出药盆，把药汁晾凉，收集进瓷瓶内，密封瓶口，听凭使用。如果是冬天气候比较寒冷，就要用棉东面包起来，放在温暖的地方，不要把药冻坏；如果是夏天气候比较炎热潮湿，就要把药放到阴凉干像的地方，以免药物受潮变质。如果是冬天受冻变质或夏天受潮变质，药里冒出沫来，可以将药盛在瓷盆里，就像前面所说的，把药盆放在火炉上熏烤，等到药热就行了。如果将药汁涂在箭头上，再用皂角和花

椒烟熏一下，它的作用仍和原先一样。前面说的药在晒时，如遇到日光太强的时候，晒一至二天，就要晾一晚上，如日光比较淡缓，就不必晾了。开始制作药的时候，看到天气晴明的日子，就用乌头像前面说的来制作。如果晒了一至二天赶上下雨，可把药放在前面所说的熏药炉上，只要用炭火将药盆烘热就行了，然后搅拦均匀，再放置一至二天，等天气转晴以后再晒。乌头一药取来以后，不要在一起堆积得太厚，恐怕会霉烂变质，一定要在比较阴湿的地面上摊散开，不能让风吹得干枯无液汁了，以取来后马上捣烂取汁为最好。这种药制作成以后，要装进瓶内密封保存，时间一长，在澄清的药汁下有比较浓稠的像砂糖一样的东西，把它挑起来使用，上在箭上作用特别迅捷，射到身上以后，只走几步就死，这种东西叫晒药，比熏药还要好。这种药忌讳香油，如果放进一滴香油就会失效。其药性有“三飞”，这就是：见血飞、见油飞、见水飞，制作和贮藏这种药时要特别禁忌这三样东西。

羊蹄菜叶，能够解胡夷鱼、鲑鱼和檀胡鱼的毒性。李时珍注释说：胡夷鱼和鲑鱼都是河豚的名称，檀胡鱼则不太清楚。赵学敏按：“檀胡”二字就是由“弹涂”二字论传而来，弹涂就是跳鱼，余姚和宁波等地都有这种鱼，在沿海的沙上特别多，外形和土附子一样，有刺能螫人，福建及江浙一带的人们都称这种东西为“弹涂”，有中了它的毒的，就可以用羊蹄菜叶来化解毒性。

《图经本草》说：菟葵就是天葵。而在集解中又没有记载《图经本草》所说的形状，只是唯独采取了郑氏《通志》的说法：菟葵就是天葵，它的形状像葵菜一样，但叶子比较大像铜钱一般，而且叶片较厚，前面是青绿色，后背是紫色，生长于山崖石块间。赵学敏按：这实际上就是紫背天葵，它的叶子分有三个杈，像三叶酸草但较大，有根，根下边有子，生长年岁比较长者，它的子像手指肚一般大小，俗称“千年老鼠屎”，这是因为它的外形色黑，表皮粗糙，就像老鼠屎一样的原故，因此《外丹本草》称之为“雷丸草”，就是因为它的根下边有子像雷丸一样的原故。实际上这些根本不是葵一类的植物，只不过是葵的名目而已。不知道李时珍是根据什么说这就是菟葵，引用了不少说法，又没有他自己折衷的意见，这大概是因为李时珍本来就不认识菟葵，面且也不认识天葵，所以在释名项下引用了《外丹本草》中“雷丸”的名称，而在名称注释下也没能解释出之所以得到这个名称的原因，这不是都有疏忽、简略之处呢？

在我们杭州岳飞坟墓的后山上，生长有一种草，高有三至四寸，中间有一根草枝高高地往上长出，顶上有四片叶子，叶间长着白花，和细辛一模一样，当地人称这种草为四叶莲。赵学敏按：这种草就是《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獐耳细辛，也就是“及己”。李时珍在“及己”条目下记载它的形状说：先开白花，然后才长叶子，而且叶子只有三片。这都是错误的。李时珍《本草纲目》把“菟葵”一药，列在了黄蜀葵之上，蜀葵之下；这肯定是因为它的形状和蜀葵差得不太多。面和秋葵相比较，则秋葵的叶子像鸡爪一样，花是黄色而且较大，和蜀葵的形状毫无相似之处。但仔细阅读菟葵的集解一项，如苏子容所说，它的苗像石龙芮一样，花是白色像梅花一样，郭璞所注释的，则又以为形状像葵但比较小，叶子的形状像葵但有绒毛；如寇宗奭所说的，则又以菟葵为锦葵，医家各执一词，争论纷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致的认识。李时珍在释名一项下引用的过失吗！考察紫背天葵的功用全在其根，苗李时珍在主治条目下只说它的苗，没有说明它的根的功用，因此，我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对它加以补充，而将原因在此说明。

陆英就是蒴藋，甄权《药性论》说：田野及村落中很多。住户人家种枝的，棵高大色红的是陆英；在田野上野生的，叶子上有粉的是蒴藋二种药物的主治大体上相似，甄氏的论述

比较明白。可作依据。李时珍《本草纲目》将陆英和蒴藋分作二种，在陆英的集解项下所引用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苏颂《图经本草》及甄权《药性论》都说陆英就是蒴藋，肯定有依据，而又没有引用，这是什么意思呢？

食茱萸，《本草述》说：性大热，没有毒性，能够祛除积聚的阴邪和寒湿。李时珍在茱萸条里边说：梔子外形和茱萸相似，只是能够食用，因此又叫食茱萸，有小毒。这就解释清了“食”字的错误。张石顽《本草逢原》说：食茱萸和吴茱萸性味相类似，功用也差不多，而《神农本草经》中的原文一直就错误地收进了山茱萸的条目内，详细地考察食茱萸主治心下寒热，实际上就是孟洗所说的治血腹冷痛；即温中、驱逐寒湿痹阻。即中恶所说的祛除脏腑积冷；祛三虫，实际上就是陈藏器所说的治疗虫毒飞尸的意思。食茱萸虽然是食吃的东西，但叶辛香，可助阳气，能辟除浊阴的阻滞，因此好像有轻身的作用。以上所说的各项主治，哪里是山茱萸所能胜任的！用食茱萸来治疗带下、冷痢，有暖胃燥湿的作用；水气、浮肿用食茱萸，其作用同吴茱萸，而药力稍微差一点，详查食茱萸的主治有如此之多，哪里是专门作为食品来用的呢。刘云密说：我七十七岁了，每年到秋季节就小腹部疼痛，疼痛隐隐无休无止，小腹部大抵属于肝经分布，辛丑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而且丙辛化水，以致风木郁阻于下，不得疏畅。另外老年人真阳又虚衰，因此患了这种病症。治疗用食茱萸二钱，乌药二钱，香附一钱，合在一起煎汤，再加入一倍量的清酒，煮二个小时左右，在早饭后腹中特别饥饿时饮服，小腹疼痛的病症马上就痊愈了。大约食茱萸能祛厥阴经的寒湿，而乌药性湿，能畅利肝气，醋炒香附子又能通行肝气，因此取效就特别迅速了。还有一个妇女，得了一种在深秋季节腹中气胀走窜疼痛特别厉害的病症，只是多饮了些食茱萸泡的茶水就痊愈了。李时珍竟然就只可称食用，这就是过分地拘泥字面上的“食”字了。（应昌注：食茱萸一条，连氏所藏版本本来没有。）

扁鹊所饮的上池之水，就是半天河水，也就是雨水。《本草纲目》肯定地以为相当于树白中水，实际上是错了。

葎草多生长于高山上泉水源头的石头旁，与石菖蒲是一类，它的味道辛辣。山谷说孙嵎用沙横植葎菜，吃它的苗。李时珍说是田地菜园中的小草，就错了。

蕤苳，李时珍说就是上林獐且，而不知道獐且是由芭蕉音变而来。方以智《物理小识》：蕤苳像芭蕉而较小，又像芒稂，在三月里开红花，夏天结带绿刺的果实，果壳内有黑色的种子，它的根茎像姜可茹，蛇类不喜欢这种东西，所以又能治疗蛊病。

鸱鸢在十月里羽毛就脱落了，而忍受着寒冷，鸣叫不已，冬天里收集柏实喂它，它又自食其屎，拉了屎又吃掉；因此它的屎叫五灵脂。这是李时珍没有详细说明的。

三白草俗称水本通，《本草纲目》在释名中没有记载一条此药的别名，或者是没有广博访求的原故吧。另外，李时珍以为这种草在八月里生苗，四月间它巅顶部分的三片叶前面是白色的，三次变青，三次变白，其他的叶子始终是青色没变化，因此，叶子第一次变白时是收获小麦的季节，第二次变白时是收获梅杏的季节，第三次变白是收获黍子的季节。实际上是李时珍没有亲眼看到三次变白的叶子的形状和颜色。赵学敏按：卢之颐《乘雅》说：我家在庭院里种植这种草二十多年，常见到在三月里生出苗叶，它的叶子像薯叶，但是成对生长的，小暑节后草茎的顶端长叶，叶的颜色是纯白色，像白粉一样，背面也是这样，叶子开始比较小，渐渐长大，叶子长大后，从叶子的根部开始变青，慢慢延续到叶子尖部则完全变成青白色了，这样长出的叶子一共有三片，就不再长叶子而生出三朵花，花穗也是白色，根须也是白色，这就是“三白”了。假如在草没长花的时候就削除掉，那么或者在六七月里，或者在

八、九月里，重新生长出苗叶，但也必须等到了时候叶子才会变白，在小暑节气后，三次遇到庚日则它的叶子也三次伏倒，这是因为要避开暑天的炎热火气，以成全金气的包容平满之性，三白草如不三次倒伏而三次呈现白色，转而在火气和金气相互沿袭的时候将炎热转化为清肃，这就是点火成金，就不必再另外寻找种子了。因此，这种草主在夏季伤暑气，出生的作用没有完了；秋季伤湿气，肃降的作用过于急迫，可以使两相安宁。根据这种说法，那么，这种草是顺应天时而生长的，三片白叶，没有到时节而青色的叶子变为白色，这和李时珍所说的完全不一致。另外，《常中丞笔记》记载：镜湖地区出产三叶白草，在苗要长花的时候，它的叶子逐渐变白，农民们根据这种草反映的气候来种田，三片叶子完全变白的时候，它的花就开全了。在余姚地区这种草也很多，生长在水边，每年春夏季节水充足的时候，叶子全部变白，否则只有一片或二片叶子变白，推测起来特别准确。我现今访求得知这种草长约二三尺，叶子像白杨，下圆上尖，一根枝分为几节，每节都生有叶子，数量也不只三片，而且也并不是全能变白，只有最上边的几片叶子，开始时靠近蒂的叶子部分先变白，然后是叶子中部变白，最后到叶子尖部完全变白。大约所谓一叶而三白，并不是说白叶有三片。我在渡曹娥江时，亲自摘看过这种叶子，因此对它知道得比较详细，当地人称之为三白草，大抵书籍中记载的不真实的情况都像这类。这种说法和卢之颐的说法不同，所以一起记载下来。李时珍在草部第十六卷隔草内，载有三白草；在第二十七卷菜部又列有翻白草，以为是二种草，不知就是一种植物。赵学敏按：陈绶《眼科要览》说，三白草的根叫地藕，翻白草的根叫天藕，肯定是一种东西，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不应该勉强分开的，就难怪翻白草下列有释名项，而三白草下没有释名一项了。而且这种药的根能够治疗小儿患痘疹后，两眼紧闭不能睁开并冒金星者，效果特别好，将根加入油一起捣烂，铺摊在丝绵布上，托敷在眉心部位，过一昼夜，眼就能睁开了，病情严重的可以治疗二次，没有无效的。而李时珍在三白草和翻白草下的两处附方，都没有记载这首验方，好像还缺少详细的核查。

《本草纲目》在石龙台下，附列有致席；在灯心草下附列有灯烬。一个有主治，一个没有主治，难道是败席难以列入服器门中，而灯烬可以列入火部吗？其体例未免不一致了。

《本草纲目》在丹皮后，附录有鼠姑，并引用了《名医别录》的主治，另外列为一条，实际上丹皮就是鼠姑。赵学敏按：宋·陆游诗说：行歌每依鷄舅景，挑频时见鼠姑心。大约宋代人一最称鼠姑为牡丹，因此诗的注释说：鼠姑就是牡丹。李时珍又引用了陶弘景的说法，说是鼠姑现在的入都不认识，而牡丹又一个名称叫鼠姑，鼠姑也称鼠妇，不知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在陶弘景生活的年代，或者鼠姑的名称流传不太广泛，李时珍怎么也没细心考察呢？《神农本草经》载牡丹一名鼠姑，李时珍拘泥于表而文字，以为另外还有一种像牡丹的东西名叫鼠姑，又怀疑是鼠妇，其实如果鼠姑果然是草木类，那么神农氏以下岂能没有一个人加以考订呢？如果是鼠妇就应该列入虫部，也不应该列在牡丹的后边了。

茵陈是蒿类植物，过去人们多栽种作为蔬菜，《神农本草经》所记载的主治风湿寒热，热结黄疸，湿邪潜伏阳明经里的病症等，都是指绵茵陈而言，这种茵陈的叶子比青蒿还要细，如果将这种叶子晒干，则呈淡青白色，当今人们都称之为羊毛茵陈，它的性能专主通利水湿，所以是治黄疸湿热类病的重要药物。另有一种生子像铃一样的，名叫山茵陈，也就是角蒿。它的味辛苦，有小毒，专门杀虫，治疗口齿疮效果特别好，现在人们都称之为铃儿茵陈，这两种茵陈药店中都有，是不能不加分辨而错误使用的。李时珍在茵陈条目下集解项中所记载的也是羊毛茵陈，而把角蒿另外列出，这是他很有见地的地方，但在发明一项下，却没有指出民间习俗把角蒿作为茵陈一齐使用，如果说那时候还没有另外一种的山茵陈相混淆，那为什

么《直指方》治疗眼热赤肿，用的就是山茵陈，却偏偏又引入到茵陈条内呢？到了角蒿条的集解一项中，李时珍也没有片言只语说明它的苗叶形状，或者是因为还不知道这就是山茵陈吧。

张石顽说：南瓜是非常便宜的东西，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说吃多了可能发生脚气、黄疸，也不能与羊肉一起食用，否则令人气机壅滞，由此可知，南瓜的性质可阻滞气机，助生湿邪，怎么又说它能补中益气呢？前后如此不相一致。吴遵程说：南瓜本来有益气的作用，只是不能和羊肉一起食用，否则使人气体壅滞，这是吴氏两相袒护的折衷说法，实际上南瓜本来能够补气，即使和羊肉一起食用，脾胃功能健旺的人又有什么妨碍呢？只是不能使用于脾虚的病人，例如现在的人也有虚弱但又受不得补益的，一般说来能补益人的味只有甘味，能补益人的色多是黄色，南瓜颜色黄而味道甜，得到的中央土气很深厚，能够峻补人体元气，不能因为便宜而忽视它。过去我在福建中部地区时，有一种叫“素火腿”的东西，听说吃了后可以补脾土生肺金，滋润津液，补益营血，开始我以为是浙江处州的笋片，这是因为处州的笋片也有素火腿的名号，等到我要来一看，原来是一颗大南瓜，煮熟后食用。用刀切成片状，和金华的猪肉火腿一模一样，而且味道特别鲜美，因为怀疑它可能壅滞气机，不敢多吃，但吃了以后反而觉得腹中更容易饥饿，过了一会儿又全吃完了，它的开胃健脾作用就是这么迅速，因此我急忙询问它的制作方法，是在九十月间收取特别大的南瓜，而且是特别老，经过霜的，病下后，在瓜蒂上挖一个孔，除去瓜瓤子，把多年存放的老酱油灌进去，灌满后再将原来的瓜蒂盖上，封好平放，用草绳系好悬挂在房檐下，到第二年的四五月间取下来煮熟食用，这就是素火腿。由此就可知道它的补益作用了，哪里有什么壅滞？

大肚子就是大腹槟榔，和槟榔外形相似而性能不同，《本草逢原》说：大肚子偏于入气分，形体丰腴，湿邪较盛者可以用；槟榔偏于主治血分，腹满多火者可以使用。《本草纲目》大肚子的主治说是和槟榔相同，怎么这么混乱不加分别呢？到现在药店中所使用的槟榔，多半是以大肚子代替，都是由于李时珍一句话的错误。

凤仙花另一个名称叫透骨草，是因为它的性质通利，能软化坚积，所以有这个名称。《本草纲目》中有这个名称，但没有收用透骨草，李时珍引用了《集效方》、《经验方》等，记载了它的主治，而遗漏了它的形状。另外，鸭脚青本来是蓝靛中的一种，李时珍引用《普济方》时又没有考核，他怎么又没有广博地寻访呢。

《本草纲目》的蔓草记载有含水藤，引用刘欣期的《交州记》说：形状像葛，叶子像枸杞子，多是长在道路旁边，走路的人在没水的地方就吃这种藤，因此得了含水藤的名称。在菜部又记载有东风菜，赵学敏按：《广志》记载，广州有凉口藤，形状像葛，叶子像枸杞，离地有一丈多高，折断后能继续生长，藤中含有清水，口渴的人砍断后取饮，味道很甜美，用来洗头，可使头发长的长，这种藤又叫东风菜，在春天到来前就开始生长，然后春天就来到了，农民常用这种藤来验证土地中水分的变动情况，还有一个名称叫绿耳，可作为蔬菜。根据《广志》中所记载的这种藤的形状及主治病症情况，与含水藤是相同的，它可以作为蔬菜，名叫东风，这又和东风菜的名称相同，因此实际是一种东西。李时珍误以为是两种东西，一个收录进蔓草部，一个收录进菜部，未免考核得有失允当，这确实是由于裴渊《广州记》所引起的错误。

李时珍把海月作为江瑶柱，又附录了海镜，实际上海月就是海镜，而江瑶柱并不是海月，这是沿袭了《岭表录异》的错说。屠本峻《海物疏》说：海月外形圆像月亮一样，也称作蛎镜，就是当地人研磨它的外壳作为明瓦的那种东西。岭南地区称之为海镜，又称为膏药盘。江

瑤亮的颜色像淡菜一样，上边尖锐，下边平坦，大的长一尺多，肉色白而有弹性，柱圆而质脆，和海月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怎么可以混为一种东西呢？

《神农本草经》桑根白皮条说：主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崩中、脉绝，可以补虚益气。这是指桑椹而说的，被后人错误地列在了根皮的下边，世人一般都没有仔细考察，而缪希雍《本草经疏》认为根皮能补元气，它的性寒而能除内热，因此以上各症自然会消除。这真和痴人说梦一样，寇宗奭对此亦有怀疑，认为《神农本草经》唯独遗漏了桑椹，不知道桑皮怎么就能治疗伤中等病症。只有张石顽能够发明其中深奥的东西，李时珍知识很广博，怎么对《神农本草经》还欠推敲、斟酌呢？

李时珍把海镜附列在海月条下，在注释时引用郭璞的《江赋》：“琐蛸腹蟹”语句，认为就是这种东西，这又完全错了。其实琐蛸又不是海镜了。《海南志》：琐蛸，外形像珠蚌一样，外壳青黑色，长一寸左右，大的有二至三寸，生长在白沙里边，不污秽泥沼，是动物里面最洁净的东西了。长有两个肉柱，能长能短，在肚腹内还有几个白蟹子，形状像榆莢一槩，两者一体共生，蟹子常从它口中爬出来，给它拾取食物，但琐蛸很清洁不吃食物，只寄生它腹内的蟹子，蟹是为琐蛸而吃东西，蟹吃东西而琐蛸却饱了，因此，这种动物有一个名称叫“共命羸”。又说，月蛸在每年冬季的大雪时，则它的肉晶莹肥白像玉石一样，日光一照就像云母一样，味道甜而柔和，大约是海物里边最珍贵的东西了。还有一种海镜，二片甲壳合在一起特别圆，肉质也晶莹洁净，有红色的蟹子居处在它的腹内，给它拾取食物，还有一个名称叫石镜，它腹内的小蟹叫蚌孳，任昉说它是筋，根据这种说法，可知明明是二种东西，在琐蛸腹内的则叫白蟹子，在海镜腹内的则叫红蟹子，又各自不同。我曾经住在明州的奉化，当地的鮑埼亭出产琐蛸，曾亲眼看见过它的形状，和海月有很大区别，哪能勉强地合在一块儿。

在蟹下的集解项，李时珍引述多种见解说：蟹螯比蟹螯要大，生长在池塘水田中，有毒，可让人呕吐、腹泻、不能吃，因此蟹螯的主治，只是取用它的油脂涂在湿癣、疽疮上，作外治而已。又说：外形像蟹螯而生长在沙坑里，见到有人便跑的，是沙狗，不能吃。实际上两种东西都能食用，赵学敏按：介语把生有毛的叫作毛蟹螯，有毒，如果吃多了，可使人发生呕吐、痢疾，面潮州地方的人没有一天不吃这种东西，把它当成了日常的蔬菜，因此，当地有谚语说：水湖的蟹，食碱能解。所谓“鲜”，是把毛蟹螯放入盐水中，经过两个月的时间，煎熬这种盐本为浓液，然后放进柑橘衣，它的味道非常好，大约是不用渣滓而用它精华的上清液，因此说是“解”。如此看蟹螯明明是可以食用的。另外，《海错疏》说：淞江、上海出产沙狗，也就是沙中的小蟹，当地人拿它来用酒糟酿制食用，它的甲壳变软，里边含有油脂，在吃的时候，先放进小碗内，用煮沸的酒浇在上面，过一会儿，甲壳内的油脂就都浮出外面，只剩下一个空壳，浇的酒味道变得特别甜美，吃了以后对人体有好处。吴淞一带的人把这种东西当作珍品，称之为沙里狗。如此看来，沙狗不仅是可以吃，而且是很珍贵的菜肴了。李时珍仅仅是根据吕亢图的说法，认为这种东西不能食用，未免有点被古人所愚弄了。

粉锡就是铅粉，它是特铅打成薄片，放进罐子里而，再放进一瓶醋，一齐蒸煮，铅片就可以化作铅粉来使用。现在杭州城里有很多做这项工作的，名字就叫粉坊，做这种工作的人最多也没有超过三年的，因为铅和醋蒸煮之后发放出来的气有毒，能够消铄人的肌肉筋骨，而且它的性质比较燥烈，粉坊里的工人每月必须吃一次鹅以化解这种毒性，如此看来铅粉是有毒的。李时珍在粉锡的集解下，引用何孟春《余冬录》也说制作铅粉的工人，必须要吃肥猪肉，饮酒和铁浆来抑制铅粉的毒害，如果空腹中了这种毒，常常得病以至死亡。不管是年长者或是年幼者，如果被这种毒气所熏蒸，多病萎黄、瘫痪、痉挛而死，如孟氏所说铅粉也

是有毒的了。有人说：铅粉在制做的时候，它的气是有毒的，如果制成粉就没有毒了，假如有毒，那么前人的药方中怎么又加人这种药作为饮剂，而又不留下化解的方法。其实哪里知道，这种东西的性质可以制约硫黄，消除酒酸气，雌黄遇见它就会变黑，糟蟹中加入它就不会变沙，作为药使用能够堕胎，敷面则常会生粉痣，它的剥削、腐蚀、峻猛、刚悍的作用和砒砢一样，只有少量的服用才可以，服用后大便多变成黑色，仍旧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法律条文上记载有妇女服用铅粉死后，手脚都变成暗青色，可知铅粉的毒性了。而李时珍在粉锡的气味下说：辛寒，无毒。到各医家的本草学书籍中，都仍旧沿袭了李时珍的错误，都说是无毒，这对世人的错误影响就很深远了，因此，特意在这里加以记述。

婆娑石就是摩娑石，《本草纲目》在本条的集解下，李时珍只引用了《庚辛玉册》的说法，认为火烧时冒出硫黄气味，形状像黄龙齿，坚韧沉重的是真品。马志说：这种石头为绿色，没有斑点，有金星，能研磨成乳汁样的是上品。在无名异的集解下，李时珍说：出产在四川两广地区，外形像蛇黄但是黑色，用它煮蟹，可以除腥气，煎桐油，可以吸收水分，涂在剪刀上来剪火焰，灯火就会自己熄灭，用这几种方法验证了就是真品。其他试验方法，也没有人说出。赵学敏按：《笔谈补》记载，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中，阇婆国的使臣进贡的玉石类物件中，有摩娑石一块，像枣一般大小，颜色微微发黄，像花蕊石一样；无名异一块，像莲药一样，都装在金盒子里，问来人怎样辨别真假，使臣说：摩娑石有八种颜色，石块的颜色虽然不一样，但都用姜黄水研磨，水汁发红像丹砂的是真品；无名异颜色发黑，像黑漆一样，用水研磨，水色变的像乳汁一样的是真品。广州的市舶司按照他说的试验都证实了，才说给皇帝听。世人贮存的摩娑石、无名异很多，常为难不能分辨清真假，小说以及古代方书、炮炙言论中也有说到鉴别的，但他们的言论多是荒诞怪谬，不近人情。籍景医生家里藏有白色摩娑石，颜色像糯米石一样，用磁石研磨，治中毒者，只要饮用一粟壳左右的水汁就可痊愈。赵学敏按：存中所说的好像有根据，比较可靠，而李时珍反不采用，这是为什么呢？

莽草，赵学敏按：《沈括笔谈补》说：世人使用的莽草各类很多，有叶子较大像手掌般大小的，有叶子较细小的，有叶子光滑厚敦，坚硬质脆，手拉不易断的，有叶子柔韧而菲薄的，有枝茎四处蔓延而生的，这多是荒谬的说法。就是像苏颂《图经本草》所说的。形状像石南而叶片稀疏，没有花和果实，也是错误的。现在莽草在通往四川途中的襄汉地区以及浙江的湖间、山中都有，枝叶比较稠密，团团簇簇很是可爱，叶子光洁厚敦，气味很香，花是红色，大小就像杏花一样，分出六片花瓣向上反卷着，中心部位有鲜红色的花蕊向下倒垂着，满树的花叶倒垂着，微微摇动，很值得欣赏。襄汉地区一带的渔民，争着采取这种花叶捣烂，作为鱼饵，鱼闻到后都会翻肚死亡，于是渔民就开始捞取。南方人把这种植物叫作石桂，白乐天有“庐山桂诗”，它的序言说：庐山上有很多桂树，又叫作手攀青桂枝，大约就是桂树，唐代人称之为红桂，这是因为它的花是红色的原故。李德裕诗的序言说：龙门的敬善寺有红桂树，在当地的山川中只有这种树显得很秀美，移植到城外的园林中，其他众多花草的颜色就显颓败了，这实际上通往四川路途上的莽草，白白得了一个桂的名称。卫先生的这种说法，也很明白了，古人使用这种植物做药物，是因为用它毒鱼有效果。一般收集在本草的木部中，不知为什么把它叫作草，只有这一点没弄明白。李时珍《本草纲目》在毒草部收录了莽草，只采用了范计然先生的说法，认为颜色青绿的好，而对花叶根苗都没有考证，存中先生是宋代人，都里有这本书的补充书集而李时珍还没见到的道理。

天竹黄，《本草纲目》在本条目下，只记载了释名，却没有集解。李时珍在释名项下附带的注释，引用了《赞宁草谱》的说法：簕竹，另一个名称叫天竹，里边有黄，可治疗疾病。还

说笋竹里边也有黄，但对出产、采取及各种形状都没有说到。赵学敏按：沈存中《笔谈补》说：岭南地区的深山中有一种高大的竹子，竹中的水汁特别清澈，山中溪涧中的水都有毒，只有这种水汁没有毒，当地人在陆地行走时常饮这种水，到深冬严寒季节，这种水就凝结成块像玉石一样，这就是天竹黄。王彦祖做雷州的知府时，是在盛夏季节赴任的，山中溪涧的水都不能喝，只有剖开竹子取水，做饭饮食，都用竹子里的水，到第二年被召回京面圣，是冬天上路的，再找竹子里的水就找不到了，询问当地人，才知道到了冬天以后竹子里的水都凝结成块不再是水液了，夜间在野外烧火，燃烧的木材都变成了炭灰，而竹黄却变不成灰，就像被火烧过的兽骨一样比较轻，当地人常在火烧后采拾这种东西，作为药物使用，但不像生着拾取的那样好。这种说法正好可以补充李时珍书中所不具备的内容。

续随子，《本草纲目》在集解下，记载了它的形状，所引证苏颂《本草图经》的说法，也不太清楚，我私下怀疑在叶中抽出干茎的草类很多，最终难以明确地辨别，辛亥年（1731年）我阅读卢之颐《乘雅》，才知道了它的形状，这种植物在南方特别多，作为药物使用以南方出产的为好，它的苗像大戟，叶子又生出枝茎，枝茎再生出叶子，连续不断地一层层往上长出，就像一个个十字一样，结的花也像大戟一样，只是从叶中抽出枝干并结下果实。卢不远说：我曾经看见半枝莲在叶子上又生出叶子，就像十字一样每年春分时在叶中抽出枝茎，枝茎肯定有三根，叶子像莲花瓣一样，包裹着枝茎往上长出，进入夏季就开花结果实，果实为三棱状，有三粒种子，外面的果实肉色绿而柔软，种子的外壳坚硬，上半边呈黑褐色，下半截呈黄白色，里边的仁像玉一样，柔和滑润像油脂一般，当地人称之为半枝莲，用它来治疗蛇蝎螫咬的毒气，马上会见到出奇的效果。我读过宋朝的《开宝本草》后，才知道这种植物就是续随子。觉得只有这样描写它的形状才确切明晰，因此急忙对它作了补充记述。

龙柏的《食物考》认为稷与粱相似，只不过粱的穗有芒刺而稷的穗没有芒刺，就像大麦有芒刺而小麦没有芒刺的区别一样，它们的米实通称为粟，发粘的叫作稗。而《本草纲目》将粟稗分别开立为二条，以至它们之间相互错乱，怎么这样没有见识呢。

凡 例

一、本书是专门为拾取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遗漏的药物而作。凡是《本草纲目》已采选的药物，而其治疗上叙述不太完备，或其根源事实上叙述不太详细的，仍然作出补充。

二、药物的名目本身是可分别先后次序的，《本草纲目》的分类法，自有它繁琐的理由，本书一概从简。

三、使用的药物为的是这些药物方便易得，如果是珍贵罕见的东西，那还有什么用处呢？但天地万物中神奇怪异的东西什么都有，假如遇到这种东西而不知道它的名称，那还不如姑且把它收载上，加以叙说，还可以为那些想广泛地考察各种药物的人来考证用。

四、我这本书虽然是以博采各种药物为主导思想，但在选取药物时是非常谨慎的。其中有些药物是从各种书史地方志中搜取而得的，有些药物是从一些家传世医、先贤名医那里得来的，但又必须要经过亲自审查，确定它确实是有效的才加以收载，并且附带写上其书名或人名，以证实是可信的。如果是稍微有些疑问的，就丢弃掉，不予登载，譬如银汗、钉霜、鸡丹、蜂溺、云根、石雄、黄油之类的药物，流传的方剂都不少，但却都难以取得效验，像这些药物之类的就一概删掉，宁愿让人说是简略空缺，也不轻信而贻误本书。

五、草类药物非常多，而各位医家所记述的内容又不太一致，我对此终究还是不敢深信。《百草镜》一书收载得最为详尽，本书偶尔也选载一二味，这是因为我曾在药圃中加以栽培试验，所以才收敢的，否则宁愿略去不要，也不敢欺骗世人。

六、《本草纲目》中没有藤部，以藤归蔓类，实际上木质的是藤，草质的是蔓，不能混杂不清，因此本书分别了藤那和蔓部。《本草纲目》中没有花部，以花分别附列在各自的药物之下，但其中有些药物是敢录了根叶而丢弃了它的花，也有的是只记载了花的名称，却没有主治，因此专门列了花部，其枝梗有需要补充遗漏的，也附在各自的花后，例如需需附在梅花之后，其他药物都以此为例子。

七、《本草纲目》中有些药物只是列出了名称而没有主治，如梅花、龙涎，都择录其敢验，增列入本书。有些药物的考核上还不太详细，我准备在别的时候作一部《待用本草》，待世上所有可作为药物，而前人又没有收敢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写一本书，好等以后再广泛地访问于那些文人雅士。

八、《本草纲目》中有些药物错误地分别开了，也有些药物又错误地合并在了一起，例如，既然在草部专列了鸭跖草一条，为什么在杂草内又列耳环草呢？可能是因为耳环草有碧梅儿花的别名而错误地分别列出了，实际上碧蝉花就是鸭跖草。另外，《本草纲目》在长生草又附列有红茂草，并引用《庚辛玉册》中的通泉草作为注释，这是由于通泉草也有长生草的别名而错误地合并在一起的，而实际上通泉草是蒲公英的别名，像这样重复错乱的地方有很多很多。至于贝母没有分别川贝母和像贝母，大枣没有分别南大枣和北大枣，因此致使功用上不相同，流传的错误很严重，本书则全那作出了补充和纠正。

九、《本草纲目》在人那收载的药物不少，例如人爪甲可以代替刀剑，天灵盖能够除杀鬼怪，都述说得很详细了。本书要想寻求其遗漏的，也就只能在那些幽隐怪异、凶残戕贼之中

去搜集了，这并不是什么为了救济世人，而实际上是给那些邪恶之徒有所启迪了。因为杀死一种生物来救人都会引起上天的愤怒，更何况是用人来治疗人病了。所以有人说童脑可以旺盛性功能，交骨可以迷惑人的灵魂，这简直就是罗刹恶鬼靠魅人吃人来修道了！唉！孙思邈自己都失误了，他的这些东西我还收取它干什么呢？本书特此删除了这些东西，而将所以要删除这些东西的用意附带在此说明。

十、本书在开始选辑药物的时候，在每个药目下分别都注上了“增品”、“补治”的字样以示区别。凡是《本草纲目》中没有收录的药物则为“增品”，《本草纲目》中已经收录而治法不完备的药物则为“补治”。庚子年（1780年）春天，我又对本书进行了校订，对“补治”的内容，十成除去了八九成，这是因为那些常用药物的主治本身就很杂乱了，而《本草纲目》所收录的内容也已经很多了，没有必要再加以补充。只是《本草纲目》所收录的一些比较少用的药物，其主治内容的记述也很少，所以本书仍然给它作了“补治”，没有删除。由于需要作“补治”的药物没有多少，也就没有必要再分别在药目下加注说明，故此将注识一概删除。

十一、《本草纲目》的体例是：大的名目是纲，小的名目是目。书中有“释名集解”的部分，是用来考证药物的名称、形状的；有“气味主治”部分，是用来区别药物的寒热、功用的；有“发明”部分，是用来著明药物效验的；有“正误”部分，是用来修订某些药物的错误的；有“修治”部分，是用来制作药物、调和药物性能的。而且书中药物主治如果有不太完备的，就列上附方；有些药物形质如果是相同的，就列上附录，如此看来，真可以说是既详细又全面了。但它的体例也有不太统一的地方，譬如土当归是荷包牡丹的根，而书中却没有“释名集解”；铁线草、金丝草虽然有“释名集解”，却没有说明它们的形状；水仙花、甘锅泥并不是难以得到的药物，而书中对它们的气味却没有记载；书中既然列出了“修治”一项，而唯独那些矿石类药物中却很少记述它们的修治法；既然没有主治，就不应该作为药物，而实际上海藻、猪髓却都收录了，并没有遗漏。书中对一些比较平常的药物，常常有很多新发明的地方；而对那些比较珍贵难得的药物，就没有一点解释了，由此可见前人的用心是非常慎重小心的，我写这本书既然很简略，那么所有繁杂的体例就统统删除掉，书中的药物凡是从旧书中采选，而古人对其气味、形状已有记载，或者同一药物而有几个名称的，统统地直接加以叙述，不再另分细目。有些药物是根据传说或旧书搜集得来，却没有记载名称的解释和气味的，也不胡乱地加上那些单凭主观想象的说明，偶尔有些心得体验的东西，则附带着注释在后面，好使这些能得到那些见识广博的专家们的指正。本书如果能得到那些志趣相同的人们的帮助，将书中错误的地方给一一指出、改正，那就更应该记述上，使其永远不会磨灭。

本草纲目拾遗目录

卷 一

水部		共二十四种		(1)	
春水	(1)	梅子水	(6)	椒露	(9)
天孙水	(1)	樱桃水	(7)	丁香露	(9)
荷叶上露	(2)	各种药露	(7)	梅露	(9)
糯稻露	(2)			骨皮露	(9)
白云	(3)	金银露	(7)	麝香露	(9)
卤水	(3)	薄荷露	(7)	白荷花露	(9)
竹精	(3)	玫瑰露	(7)	桑叶露	(10)
古刺水	(3)	佛手露	(8)	夏枯草露	(10)
强水	(4)	香橡露	(8)	枇杷叶露	(10)
刀刨水	(5)	桂花露	(8)	甘菊花露	(10)
鼻冲水	(5)	茉莉露	(8)	御沟金水	(10)
丹砂水	(5)	蔷薇露	(8)	起蛟水	(10)
曾青水	(6)	兰花露	(8)	混堂水	(11)
白凤浆	(6)	鸡露	(8)	鸡神水	(11)
天萝水	(6)	米露	(9)	日精油	(11)
黄茄水	(6)	姜露	(9)		

卷 二

火部 二十种 附二十二种	(13)
阳火阴火	(13)
太阳火	(14)
星精飞火	(14)
钻木火	(14)
击石火	(14)
夏金火	(15)
人身君火	(15)
龙火	(15)
雷火	(15)
石油火	(15)
水中火	(15)
相火、三昧火	(15)
黄金火	(16)
煤火	(16)
藤火匏火	(16)
荷梗火	(16)
稻麦穗火	(16)
松柴火	(17)
栎柴火	(17)
茅柴火	(17)
烧酒火	(17)
鱼青火	(17)
猪油火	(17)
丹药火	(18)
蓬莱火	(18)
阳燧铤	(18)
神灯火	(19)
火罐气	(19)
烟草火	(19)
烟梗	(22)
烟叶	(23)
烟杆	(23)
烟筒中水	(24)
烟筒头中煤	(24)
鼻烟	(25)
水烟	(25)
鸦片烟	(25)
藏香	(26)
土部 十八种	(27)